

# 長江萬里圖觀後

汪  
公  
紀

夫畫者，成教化，助人倫，窮神變，  
測幽微，與六籍同功，四時並運。

唐·張彥遠

爲了慶祝張岳軍先生八十壽誕，岳公的老友張大千先生應各方之請，以蘇東坡的詩句爲精神，繪製了巨幅的長江萬里圖。最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了。在藝壇上窒息沉悶了好久好久的今天，驟然得此，真有說不出來的喜悅。在中國的繪畫史上，無論那一朝代，都有過傑出的畫家，唯獨近五十年來，我們陷入了黑暗時代；藝術界跌進入最低層，漆黑漆黑，一片漆黑。騰地裏，長江萬里圖赫然現出，光芒四射，有了他，可以告慰於我們的列祖列宗了。繪畫，雖然號稱雕蟲小技，但是往古以來，多少英雄豪傑，一世英名，而今安在哉！一切文治武功，實際上都算不了什麼，而留得萬古景仰的，往往是一幅畫。顧愷之的人像，韓幹的馬，至今膾炙人口，歷時愈久，也愈被人珍貴，不像那批所謂的王公貴人們，隨時代而被淡忘了。

本來藝術，主觀的成份濃厚，美感人各不同，野獸派時代的馬蒂斯所畫的美女像，看了會讓人毛骨悚然，不忍目睹，但自有人視爲至寶，珍藏起來。畢加索所畫的鴿子，被世界上多多少少的人譏諷辱罵，既非鴿又非鴨反類狗，却也有奉若神明的羣衆。時代愈進步，繪畫也就愈解放，超脫了形象，躍進到寫意的境界。倪雲林說：「聊以寫胸中逸氣耳」，而這一逸氣就難得揣摩了。所以批評一件藝術品，原非容易，而實際上也無需妄專月旦，因爲儘管人類的美感，欣賞感，會因時而異，但說也奇怪，究竟還是有個客觀標準的。而這一客觀價值，却是永恒不變，不隨潮流而有所轉移。米芾簡單的幾點紅山頭，莫娜麗莎的微笑，喜不喜歡由你，將會君臨在每一個畫家的心靈上，不管你是那一宗派！

這永恒的客觀價值是什麼？曰，天才。曰，工夫。天才與生俱來的，不可強求。但工夫，却就是工夫。無論中西，凡是成名的畫家，沒有不下死工夫的，經過極其嚴格的規律與訓練，自古以來的所謂六要六長，三病十二忌，都必需遵守學習，臨摹臨摹，不斷的臨摹，西洋人更是講究透視、遠近、陰陽面、光路、連達文溪等大師在正式下筆之先，不知先要畫多少素描有多少初稿，一代宗匠安格爾說：「線條最要緊，畫吧！素描是藝術的整體。」

我們知道大千先生，對於線條有過長期的訓練，他在敦煌，臨摹壁畫，不眠不休，如癡如狂的經過了多少歲月，尤其衣褶飄帶等的長線條，要在着勁裏顯出優美，是他最所擅長的。我們在長江萬里圖裏所看見的線條，雖然是另外一種性質，但那樣的穩重，確實，而飄逸不凡，要不是敦煌

幾年的苦修，怕是絕對畫不出來的。

除了線條之外，他那大膽的潑墨，也是一絕。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受了近代西方畫風的影響，成為他在國畫中，獨創的新風格。本來文化應該交流，固步自封臨來仿去，永無進步，倘若西洋文化沒有十字軍，便不會有文藝復興，這已是定論。我們如果不能接受西方文化，也同樣的無法開拓新境界，大千先生做了我們藝術上的先鋒，我們要感謝他。他的潑墨，發揮在荷葉上，還不算奇，但化爲山水，倘若胸中不先有萬頃丘壑，誰敢大筆淋漓的橫掃過去，這不僅是工夫，而且是學問，是天才了。

本來國畫中的空白，有其特妙處，凡無法連接的，空白是最妙的接頭，無法畫出的，空白是最妙的描寫。是雲、是霧、是煙、是氣、是靈。充滿了神秘的空間，最美麗的一片。竺重光說：「虛實相生，無畫處皆成妙境」。但是空白往往成爲拙劣作家的偷巧處，東一塊白，西一塊白，一幅畫可能割裂成爲幾個單位。大千先生在他長江萬里圖中，竟無空白，反之他用色很濃，甚至連天，都用蔚藍或灰青來填實了，巫峽上的縹緲也是另用白色畫去，這是在傳統國畫中所罕見的。但在畫尾，他却留了很長一段的空白，這一段「無畫處」，正是最好的畫，象徵了茫茫大海，長江的餘勢，一直沖進汪洋之中，淹沒、融化、消逝。而以全畫來說，幾段的濃艷之後，需要一片清淡，這一空白，真有無限妙處。

我最欣賞他的布局。黃山的一段，他用枯筆，寫石，完全用線條，以別於左右兩邊的青綠山水，真有奇峯突起之勢，使得全畫生動、活潑，遠望尤其玲瓏，倘若沒有這一變，逢山必綠的話，很可能會感覺得呆板單調沉悶了。蕪湖的兩汪潭水深如千丈令人愛煞。

在萬綠叢中，他故意的點上一點紅，十分的艷俏，讓我想起我初學畫時，畫巴黎的街頭風景，越無極走來，笑了笑，拿起筆來，用朱紅色橫畫了幾枝樹幹，全畫頓然大爲改觀，天才畢竟是天才，他們不爲現實所困，也不硬求合理，非庸俗流輩之所及也。

古人說：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心胸才能開闊，現在恐怕還要加上飛萬丈空才行了。長江萬里圖是「萬丈太空」的結晶品。大千先生的畫法，是鳥瞰式的，他筆下的山水，是由高空往下看的，不是一班畫家由下仰望的，所以他的境界，與衆迥異，是立體的。丘陵的起伏，水流的曲折，山河的整體，被他瞭望得清楚，寫來自然生動，前人那裏有過他飛行的經驗，因此我敢說這幅畫是空前的，不是前人不曾，而是前人沒有他幸運。

大千先生自己說，爲了畫這幅畫，會窮十日之力。但自從他承受了該項任務後，對於布局，必然煞費周章。萬里長江，從何下手，如何畫法，誰能說是一件簡單事？他的準備工作，決不止十日，可能是幾月幾年，也可能他早就有此腹稿，而爲老友一顯身手。唐朝世儒張彥遠，在他所著歷代名畫記中，開宗明義的說道：「夫畫者，成教化，助人倫……」，我們知道長江萬里圖是大千先生爲岳公而作也，倘若二張之間，沒有篤厚的友誼，便決不會有此畫，畫家本來都不免有七分「名士」，傲人傲物，孤高自賞，「王公貴戚，無能招使，知其不可辱榮也」。長江萬里圖中有人倫的成份在，祇有爲了岳公，張賢才肯濡染大筆，聚精會神的揮毫，這是對老友的誼情，對知己的酬報，五十年社交所產生出來的不朽之作，也祇有岳公才足以當之。